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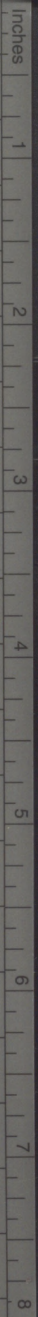
第

保存期限五十年  
自明治廿一年四月  
至明治廿六年三月  
一部  
冊數 五十一 第廿 番  
愛知縣尋常中學校



明治  
新刻 史記評林

卷之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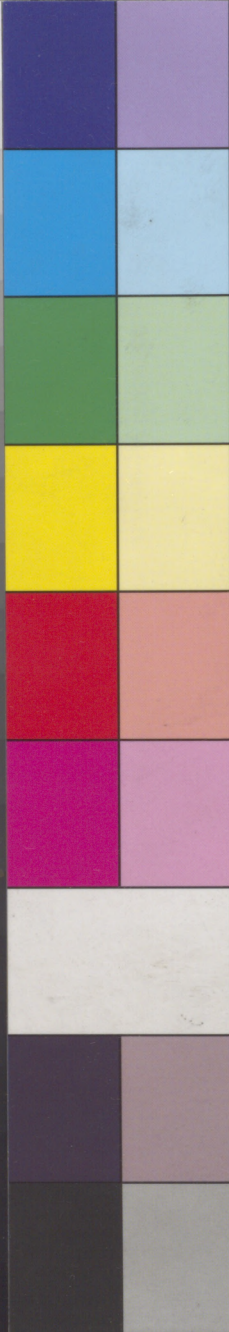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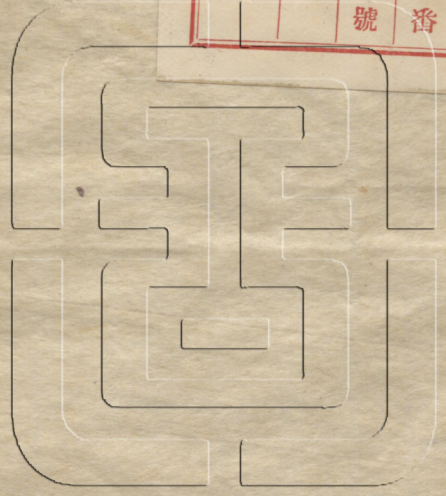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校學中常尋縣知愛

冊一 部數	號記	號番	別類
第 八	第 廿	第 廿	第 廿
保存期限五 自明治廿五年 至明治三十年 七月	號	番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

吳興凌雅隆輯補  
溫陵李光縉增補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索隱曰盎音如周禮盎齊烏浪反字絲父故為羣

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

帝卽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

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

送之徐廣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

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

稷臣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亡與亡如淳曰不

○索隱曰如淳說為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

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

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呂太尉主兵適

朱翌曰漢文欲  
任實誼公卿之  
係之屬皆害之  
其後入告絳侯  
反繫獄詔待  
大文無禮以感  
悟文帝及視袁  
盜為文帝社稷  
侯功臣非社稷  
臣且言臣主失  
禮其後係清室  
惟公莫敢為言  
罪誼固不懷前  
非皆亦不遂也  
按主在幸也  
只是主在幸也  
國同休戚意



凌約言曰先帝提  
起後體接帝提  
下趙同帝却馳  
峻人坐歷却體  
夫皆根引大體  
之概一松來大體  
愴劉夢句來大體  
○諫趙談駿曰乘  
絲諫然談駿曰乘  
偉矣然談駿曰乘  
也夫人心則非是

不蓄私忿不懷  
舊怨乃由惡談  
其故乃懼同子  
不相能懼同子  
近幸日夜潛盜  
暴其過短計無  
所出乃用兄之  
辱之使當衆廷  
行以名乘因私  
忠快於儀之計  
以施於儀之計  
軫也非所以行  
也非也雖趙談  
君也雖趙談以  
顯非有曹相國  
才即羊舌相國  
而盜之心則固  
矣深而引義

按師古云御  
謂退而與之

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索隱曰尸子云孟賁水行  
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兇戰國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  
庸夫高誘曰育衛人 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  
為中緇所殺賁音奔 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  
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  
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  
乃解曰將奈何盜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  
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盜由此名重朝  
廷袁盎常引大體愴慨宜者趙同以數幸徐廣  
書作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盜兄子種為常侍騎  
談字常 持節夾乘 乘輿車騎從者云常侍騎也 說盜曰  
徐廣曰說 君與鬪廷屏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  
一作謀 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

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  
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  
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  
擊轡上曰將軍怯邪盜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  
垂堂 索隱曰案張揖云恐驚瓦墮中 百金之子不騎  
衡 徐廣曰一作行案服虔曰自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  
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卓昭曰衡車衡○索隱曰衡木  
行馬也如淳云騎音於岐反卓昭云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  
為長如淳欄楯者案要云宮殿四面欄縱者云欄橫者云  
楯是 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如淳  
馬之疾 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  
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  
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曰蘇  
林云郎署上林 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如淳曰盎時為  
中直衛之署 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如淳曰盎時為

王應麟曰樊噲  
諫高帝曰獨不  
見趙高之事乎  
袁盎諫文帝曰  
獨不見人疑乎  
其言易入也  
勸一作斤漢  
董份曰以文帝  
之賢當其時直  
諫尚不得久居  
中况末世乎

按母何言更  
無餘事也

署豫設供待之故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sub>引大體</sub>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疑乎。<sub>張晏曰。於是</sub>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金五十。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如淳曰。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遷爲齊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盜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卽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母何時說王曰。母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盜。盜告歸。道逢

余有丁曰按漢  
書本多作說  
難通  
按袁盎諫趙  
也實則恐其  
害己則申屠  
嘉禮士善言  
也實則愧其  
輕己盜平其  
也詐率此類

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盜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盜因跪曰。願請間。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卽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卽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卽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卽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

茅坤曰錯之欲  
治盜以反也所  
謂先自行陰賊  
以陷人宜其禍  
不旋踵陰符家  
之驗章章矣

徐中行曰獨  
急斬錯以謝吳  
所以報其欲請  
治盜宜知計謀  
之意也

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  
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  
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  
上客盜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盜去盜坐錯  
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  
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  
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  
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  
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  
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  
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  
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  
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  
有所絕○索隱曰案謂有絕  
吳反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  
淳如  
曰盎大臣不  
宜有好謀  
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

盜恐夜見寶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  
對狀寶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  
及盜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  
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  
其語俱在吳事中使袁盎為太常寶嬰為大將  
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  
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  
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  
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吳  
相時嘗有從史嘗盜愛盜侍兒  
文穎曰盜知之  
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  
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

劉辰翁曰有從史又有不忍刺之客何奇士之多也惜史逸其名

按師古云分背一時各去也

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盜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索隱曰案張晏云避隱也言自隱辟我親不與遇禍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索隱曰案帳軍幕也決之乃以出也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馳去或曰得梁馬馳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

劉辰翁曰皆史記草創之妙又增劇孟無故生問蒼甚高平原張之象曰毛薛君尚不知富安二公安陵富人安能知劇孟

倪思曰子長只是借地人寫出曾次問事

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徒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一且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瑣曰凡人之於起隱曰案謂不以親為辭也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也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一作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曰索隱曰鄒

董份曰梁刺盜  
天使報錯也孟  
子言非自殺之  
一問耳

按應劭云掌  
故六百石吏  
主故事云隋  
按師古謂酸  
與醇同謂酸  
醜也

氏云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盜言不宜  
立弟之義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絕也  
曾使人刺盜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  
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  
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備之  
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曰培  
一作服案文穎曰培音陪秦時賢還梁刺客後曹輩  
士善術者○索隱曰章昭曰培姓也  
果遮刺殺盜家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  
索隱曰鼂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  
鼂氏出潁陽今西鄂鼂氏自謂子鼂  
之後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生○索隱曰軹  
縣人張恢先生與潁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  
所學申商之法  
學為太常掌故  
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曰  
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  
郎中乙科補掌故也  
錯為人陷直刻深  
術岸高

接錯初為太  
子舍人又為  
門大夫又為  
太子家令

茅坤曰孝文不  
聽由覽見錯之  
本末出申韓

曰階瑣曰隋峻○索隱曰案章昭注本  
無術字或云術道路也隋音七笑反  
孝文帝時天下  
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  
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  
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序正義曰衛宏詔定古文尚書  
掌故鼂錯往讀之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  
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  
意屬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  
舍人門大夫家令  
服虔曰太子稱家瑣曰茂  
以  
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  
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  
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  
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  
為內史錯常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  
廣



劉辰翁曰創地非始痛哭袁盎諫淮南意者漢廷諸臣無不知當創特與夕耳錯為文帝家令是請創之蓋忠臣用舍是無

大者錯父雖愚亦不知劉子也董份曰錯父稱公何也必誤

身有光曰漢書守吏記不載居是傳致之詞蓋廷尉奏獄難用創地為罪也

一坤曰有鄧公發晁錯功罪按錯陰直深刑本學申商

曰九一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墼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墼垣索隱曰墼音乃亂反謂墼外之短垣也又音而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間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墼中垣正義曰上人緣反石墼者廟內垣外游地也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云言景帝非古之制非入長策不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收其枝郡伏後論進說斬錯案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寶嬰爭之由此與錯

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譴疾鼂錯父聞之從穎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徐廣曰議一何也鼂錯曰固也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寶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正義曰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如淳曰道路從吳軍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

素蒙寵幸極隆所以益肆禍也

茅坤曰景帝聞袁盎言固已恨殺晁錯矣而不聞其下誅盎豈帝忌過而特置之耶  
按錯既死賴鄧公白其冤案故以鄧公結

質蓋指其能救絳侯而自傷也余有丁曰不急匡救之句最錯錯病盜之說錯實召恒曰仁心乃由質引義慷慨非真君子也故以好聲矜賢怒擅私經更報人直本傳所謂暗也刻深故以變古亂常亂以吳楚之議為重一好名而取以名權一好權而取以名

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索隱曰噤音其錦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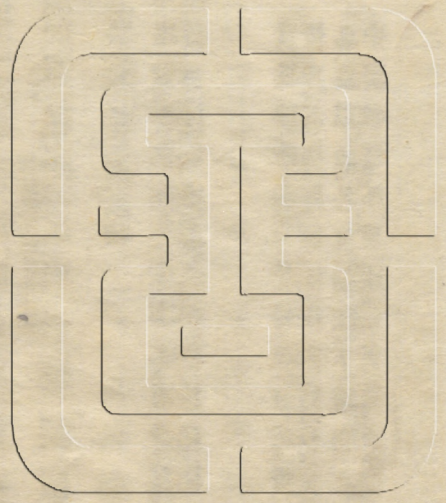
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聘

其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附錄非傳使臣私罪

黃震曰絳侯元勳也淮南王帝親弟也。盎晚出為郎皆斥其失。既而明絳侯無罪。止淮南王遷蜀者亦盎也。盎以故名重朝廷。下趙同之參乘。却夫人之同坐。申屠相稍不為禮。則折臆之。盎殆以強直自矜者歟。沮梁王之謀。雖以忠見。則述其平昔亦非自全之道矣。

洪邁曰袁盎每借公言而報私怨。初非盡忠。一意為君上者也。嘗為呂祿舍人。故怨周勃。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致文帝有輕勃心。嘗謁心屠嘉。嘉弗為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為趙同所害。故沮止其驂乘。素不好

龜錯故因莫反事誅之蓋盜木安陵羣盜宜其枝心忍戾如此死於刺客非不幸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終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索隱曰韋昭堵音堵又音如字地名在商陽正義曰

應劭曰哀帝改爲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郟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郟陽

此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警爲騎郎蘇林曰雇錢若出穀

也如淳曰漢儀注警五百萬得爲常侍郎一專孝文帝十

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官減仲之產不

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

徙釋之補謁者正義曰百官表云謁者掌賓讚釋之

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

令今可施行也索隱曰案界下也欲令卑下其志無甚

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

茅坤曰張釋之  
學問作用大略  
從黃老中來  
王維禎曰此傳  
或稱釋之或稱  
廷尉或稱張廷  
之或稱張廷尉  
各有攸當非漫  
語

按傳言久之者  
三五頃之者

茅坤曰以歷官

王鑿曰叙齋夫

利口情狀甚悉

康海曰史記張

釋之傳云更不

薛廣德傳云曉

語不當如是耶

按久之二字

漢書削去非

按此正言秦

漢問事便伎

利口者便伎

給顛倒是非

放遠之耳若夫

詳明故事敷

也且言及之

言而靡者釋

此言恐塞入

史記卷一百一

張釋之海原

十一

以與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

釋之從行登虎圈正義曰漢書表上林有八丞十餘間尉左右

獸簿索隱曰漢書表上林有八丞十餘間尉左右

視盡不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

獸簿甚悉正義曰掌虎圈百官表

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

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

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

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

曾不能出口豈數此畜夫謀謀利口捷給哉晉灼

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傲徒文具耳索隱曰案

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

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

善乃止不拜齊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

釋之秦之傲具以質言如淳曰至官上拜釋之

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

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於是釋之

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

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

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



余有丁曰按法  
不可重人可立  
誅乎啓人主妄  
殺之心者必此  
言也

茅坤曰古人對  
君謹慎如此

光緒曰一  
土杯字學  
讀非杯均  
盛土物非  
古文也其  
字當從土  
王之檄云  
尺之土未  
正用史語  
耶實曰書  
賢讓能庶  
和張釋之  
庭固所謂  
能之推焉  
知也乃結  
禮也謂之  
友則耶史  
耶此天微  
其寓意矣  
李應禎曰  
王生點綴  
惜乎其不

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  
與天下公共也。索隱曰。小顏云。公謂不私也。今法如此。而更  
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  
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  
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  
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  
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  
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  
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  
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案以法者。謂依律以斷也。非吾所以共承  
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廣徐  
曰。足一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然以逆

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萬分之一。假  
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索隱曰。杯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汙尊而杯飲。鄭氏云。杯。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盃言一勺。一杯兩音。並通。又音普。廻反。杯者。埽之。未燒。力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蓋不欲也。言盜開長陵及侵柩。恐傷。迫切先帝。故也。陛下何以  
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  
是時。中尉獬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  
徐廣曰。一作關。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  
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  
之恐。索隱曰。景帝為太子時。與梁王入朝。稱病。欲免  
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  
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  
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

按王生令釋  
老摧剛為黃  
之結與蓋柔  
納履事同

李應禎曰未及  
其子云不能忘  
景帝且不能忘  
情于其子也

楊慎曰寫文帝  
設問與當時感  
對慨中語耿耿如

茅坤曰馮唐無  
他卓顯處特以  
其論將帥一段  
為絕古今遂為  
立傳

王維楨曰太史  
公凡序人父祖  
兄弟朋友親戚  
故舊俱有關係  
非徒填塞修漫  
者詳玩之可見

王維楨曰只既  
開其說四字便  
包括許多言語

董份曰其說為  
句

史記卷一百一

張釋之傳

四

鞮解正義曰上萬越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鞮索隱曰結  
又音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  
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鞮王生曰吾老且賤  
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  
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  
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  
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釋  
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  
身不仕索隱曰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  
孝著為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  
也事文帝文帝輦過索隱曰過音戈謂文問唐曰

父老何自為郎索隱曰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謂唐何從  
也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  
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  
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  
鉅鹿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  
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  
徐廣曰上云官士將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頭皆官師買遠云  
○索隱曰案國語國閭卒百人為徹行頭皆官師買遠云  
官師隊大夫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  
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如淳  
也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  
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索隱曰案樂彥云  
臣猶上書前云味死案志林云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  
臣為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為本初檄何乃

史記卷一百一

張釋之傳

五

劉辰翁曰獨無  
問處乎不借寫  
到此正是妙意  
反字

康海曰太史公  
作唐語如國策

茅坤曰古以來  
論將者無不以此

按馮唐論將  
稱大父與其不  
忘先訓概不可  
見矣太史公孝  
首叙其以郎蓋  
以著為中郎蓋

董份曰唐無  
他卓顯處特以  
其論將帥一畧  
為絕古今遂為  
立傳

按此言用李  
牧是以霸脫  
鳥字

陳沂曰其母倡  
也本不切為趙  
王用譏誅牧之

按此言不用  
李牧是以滅  
今本漢書作  
聚索隱可疑  
註正義恐衍  
按軍市稅二  
句與上軍市  
租二句應句

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益明  
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  
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

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  
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

○正義曰在涼州百泉縣  
西北十里漢朝那縣是也  
殺北地都尉昂

州也索隱曰王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  
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

王者之遺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  
之闔也門中概曰闔○索隱曰概音其

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  
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

之租皆自用饗士索隱曰案謂軍中立  
賞賜決於

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  
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

萬三千索隱曰如淳云設音  
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索隱曰晉灼云百金喻其  
貴重也注云或者服晉之說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

見管子及  
小爾雅○索隱曰崔浩云東胡丸之先也國在  
一作禮之東故云東胡澹音丁甘反一本作禮澹音  
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

趙王遷立其母倡也  
索隱曰按列女傳云邯鄲之倡  
也○正義曰趙幽王母樂家之

女王遷立乃用郭開譏卒誅李牧  
索隱曰聚音似喻反漢書  
策云秦多與開令顏聚代之

絕瘦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  
尚為雲中守

漢書曰尚槐里人也○正義曰雲中  
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十里其

史記卷一百一

一列被殺



如遠避五旬  
與上北逐單  
于五旬外人賞  
卒盡家上賞  
賜決于外能形  
見所說不相能  
用頗以不神  
尚自語不及  
此即陳

王鑿曰切中今  
日情弊

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  
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五日一椎牛饗賓客  
軍吏舍人直追反擊也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  
中之塞虜曾一人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  
士卒盡家人子索隱曰按謂庶起田中從軍安知  
尺籍伍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  
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按尺  
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  
保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終日力戰斬首  
捕虜上功莫府索隱曰按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出  
府莫當為幕古字少耳一言不相應反謂數不同也文吏以  
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  
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

霍輅曰魏尚者  
有功也魏尚  
差六級其小過  
也文吏之弊也  
功文吏之弊也  
康海曰云是日  
見文帝從諫之  
勇

劉辰翁曰與余  
善必者就人其  
切于傳聞與紀  
載于傳聞與紀  
王鑿曰二傳皆  
帝君臣固雜以  
父鄭班固類以  
公趙恒一類史  
侯張相如論者  
一論魏尚引不

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  
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  
孝文帝親誦帝尊以信亞夫之臣誠愚觸忌諱死罪  
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  
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  
士服虔曰車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  
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  
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  
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  
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  
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

知其語者猶言達  
視其所舉也而  
非又引書不偏  
故不難此贊  
殊不易讀

之矣

索隱述贊曰張季未偶見識袁盎太子懼法嗇夫無狀驚  
馬罰金盜環悟上馮公白首味哉論將因對李齊收功魏

場維禎曰進言之方有風諫有諷諫有激諫唐言李  
牧子文帝其得激諫之效歟魏尚守雲中坐三上功首  
辱差六級而文帝下之吏此與下信郭開譏而罪李牧  
者何遠唐一言而復尚雲中守老人之言何其應之  
激諫之効由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名奮

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  
千石故號奮為萬石君

其父趙人

也正義曰洛州郟  
鄆本趙國都

姓石氏趙亡徙居溫

正義曰  
故溫城

在懷州溫縣三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

五為小更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

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

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

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正義曰顏師古云中涓官  
名居中而涓潔也如淳云

主下通書謁  
出入命也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索隱曰  
小顏云

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續東語以姊為美人故也其

里為戚里長安記戚里在城內一篇領袖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

按石奮石建  
不疑周仁張  
歐行不事雖  
同要故同為  
長者機曰傳  
李廷恭敬一  
凡言恭敬皆  
中謹等字皆  
篇領袖

凌約言曰一篇  
以恭謹貫

接漢書改追  
作遠無意味

茅坤曰看這幾  
不字必字轉換  
描寫恭謹處極

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敖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耳，非其名也。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音巡。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大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索隱曰：譙，音才笑反，譙讓責讓也，為音子，偽反，便音婢。索隱曰：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他處，故曰便坐。坐音如。

王九思曰：皇太后好黃老言，故其用人每抑文，尚質如此。

座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又音婢，見反，亦通。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索隱曰：燕，謂間燕之時，燕安也。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訢，慎曰，古欣字，章昭曰：聲和貌。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借容形主。正義曰：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按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正義曰：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

按以上家行  
廷至此纒入朝

王九思曰按長  
安中自有里名

也陵耳非茂陵里  
按此一節是  
鄉行與前子  
孫相過失一  
段相應

按固當甚言  
不當也

董份曰甚于萬  
石君而尤篤  
已孝而尤篤  
也約言曰三言  
建為郎中令喚  
醒精神  
稱萬石君家不  
言掩卷嘆之夫  
建且無論慶漢  
丞相也丞相佐  
有天下所當羽  
翼凡幾而當表  
正神幾而當表  
耗天下慶胡不

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文穎曰郎五日也按五日建為郎中令即光祿勳九卿之職也直五日正堂也小顏曰為諸子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

浣滌徐廣曰臉築垣短板也音住廁臉謂廁溷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臉為寶音豆言建又自洗滌

廁寶林曰臉音投賈遠解周官械虎子也窳行清也孟康曰

案蘇林曰臉音投賈遠解周官械虎子也窳行清也孟康曰

廁行清窳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糞木空如曹謂之廁

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衫袖為疾窳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

○索隱曰窳窳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廣復與侍者

曰臉短板以築廁牆未知其義何從恐非也

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

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

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里名在茂陵非長安之咸里也○正義曰茂陵邑中里也茂陵故城漢茂陵縣也在雍州始平縣東北二十里

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

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

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

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

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

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

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

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

乃四不足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書誤作四足凡五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

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

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

為簡易矣正義曰漢書慶為大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按慶於兄弟最

正義曰漢書慶為大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

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按慶於兄弟最

為簡易矣

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按慶於兄弟最

其所行也。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索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

其所行也。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索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

世軼于古哉。余悲世人不察。猥以躬行如石為之論。動稱萬石為之。論動稱萬石為之。

服虔曰。音減損之。減。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案小顏云。無名數者。若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今之無戶籍。三。

黃震曰。萬石君家。謹厚而已。父子皆致二千石。已過矣。慶備位。丞相。于孝武之世。相于武帝。秦觀曰。武帝于大。臣如孫賀。東方朔。枚舉。司馬相如。嚴助。主。父偃。親幸。莫非。左。右。親。幸。者。而。多。以。罪。幸。者。而。相。已。非。其。分。而。才。智。之。足。以。其。免。裁。蓋。武。帝。初。立。田。蚡。為。相。權。移。入。蚡。蚡。相。權。死。上。德。其。故。用。之。法。以。繩。故。用。之。

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驚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索隱曰。難音乃。彈反。言欲歸於何人。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

而克終者惟慶  
 人為時九卿更  
 用事不關決于  
 慶所以見容  
 于此所以見容  
 于武帝也  
 按末句太史  
 公始終一傳  
 深意  
 黃震曰且謂  
 資偶爾謹厚  
 景帝輔幼主  
 其謂亞夫非  
 主臣宜縮之  
 取歟  
 按衛縮一傳  
 總四字盡之  
 他四

慶卒諡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  
 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  
 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  
 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縮者。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  
 人也。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  
 大陵屬焉。故言縮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  
 代大陵人也。縮以戲車為郎。也。如淳曰。機機轉之  
 類。索隱曰。案今亦有并車之戲。是也。機。事文帝。功次  
 音歷。謂超踰之也。轉音衛。謂車軸頭也。  
 遷為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  
 右飲。而縮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其豫  
 有二心。以事太子。  
 文帝  
 且崩時。屬孝景曰。縮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  
 帝立。歲餘。不譙呵縮。  
 索隱曰。譙呵音誰何。猶借訪也。  
 一曰。譙呵責讓也。不譙呵言不

按師古云盛  
 室成謂在劍  
 覆蔽中也蒙

嗔責也。縮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  
 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縮曰。臣從車士。  
 幸得下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  
 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  
 上賜之劍。縮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  
 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  
 故多數移。易。換之也。索隱曰。施音移。易音亦。  
 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謹。常蒙其罪。不與他將  
 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索隱  
 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乃拜縮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  
 縮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  
 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縮為建陵侯。其明年。

楊慎曰漢丞相所  
衛賢其治國申  
舉韓非蘇張之  
商亂國政請皆  
罷武業他無聞  
焉而此一節加  
于蕭曹一等矣  
史稱漢帝節美  
罷黜百家之  
功可少哉

柯維騏曰蘇東  
坡謂太史公微  
巧之論後世莫  
曉乃以德行怨  
曰夫美者孔子  
不與以其不情  
也直不疑買金  
償以不辨盜搜  
亦非人之情所  
然非垢受其非  
不以求名也求  
之至者受其名  
凌約言曰不疑  
買金償不固不  
失為厚德然幸  
明荷或不獲遂  
可置而實已哉  
事惟不疑實已  
與不疑盜搜  
自俱老辨盜歸  
老之學酷好黃  
退為進以辱為

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索隱曰栗姬之族也○正義曰顏師古云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正義曰故州昨城縣東二十里劉舍所封也朝奏事如職所奏索隱曰以言但別有所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奏議也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耐金失侯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正義曰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

澶關皆桃林塞地也○索隱曰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塞不疑同字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索隱曰謂妄疑其盜取將也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也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索隱曰案小顏云盜謂私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

策無為也又稱曰  
 無下者周勃  
 天如長此慙  
 相田叔以此薦  
 夫舒景帝下  
 相衛之噴談  
 慕效唯恐不  
 長者君父不  
 陵石叔周仁建  
 徒張叔周仁建  
 大率人教厚  
 爲聲非入情  
 可與直塞侯同  
 以用直塞侯同  
 傳有以直塞侯同

光緒曰終無  
 所言曰然亦  
 無所毀曰然亦

常讓不敢受  
 曰終無所受  
 泄皆本陰重不

凌刑名曰張叔  
 雖愛心直子蓋  
 仁節焉情不疑  
 已非詐者而文  
 取行通顯蓋萬  
 亦位通顯蓋萬  
 致君以誠得之  
 竊慕者亦僥倖  
 其流弊哉  
 按張叔涕泣  
 封獄知所以性  
 本仁恕所以性  
 雖治刑名而  
 不入也凡三  
 稱長者之文  
 太史公之曲  
 短簡而多類  
 折者殆此類  
 歎者殆此類  
 宛委餘篇云

也。不好立名稱。爲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  
 望。坐酎金失侯。索隱曰：漢書作下彭祖坐酎金國除上。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正義曰：任城竟州縣。

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卽位。拜仁爲

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服

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章昭

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索隱曰。塞其解。二亦各有異。小

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爲不潔。清

潔。清。○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潔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

後宮。比宦者。以是得幸。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祕

戲。○索隱曰。謂後宮中。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尙

爲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正義曰：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

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

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

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爲先帝

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

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索

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

也。○索隱曰。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

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卽太

史公所說六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曰：刑

家也。在太史公自有傳。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

言治刑法及名實也。

言治刑法及名實也。

言治刑法及名實也。

言治刑法及名實也。

言治刑法及名實也。

言治刑法及名實也。



史稱張歐未嘗按人冕錯之。父少長弄市廷尉。歐與丞相翟敖。中尉嘉自不。定國民自不。楊之死皆其成。董份曰卻者尋其隙而釋之也。余有丁曰按不辨盜嫂亦微巧。事仁衣微補期不潔清亦處詔。疑遠甚不逮不案索隱註以為微巧非是。景洪憲曰當文張叔並其長。陵著名雖其行去古聖賢尚遠。

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子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作訥音何耳。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古字假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曰。不疑學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為吏跡。而周文處調。曰。按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為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周文處調者。謂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臥內也。故班固曰。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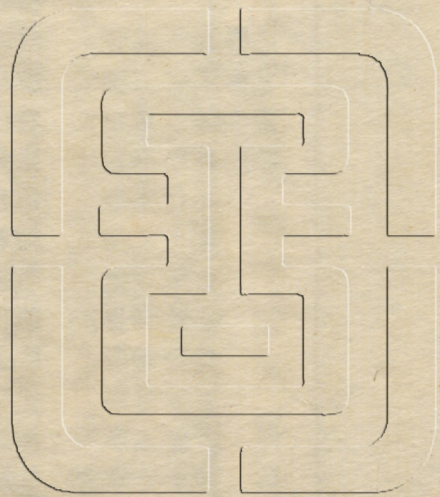
而質訥。太史公。以不疑周文。與。若取侯微其斷。周文處調所由。得無與數君。且。論篤行君子下。哉。

建之滌衣。周仁之垢汙。君子譏之。是也。○正義曰。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此為處調。故君子譏此。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萬石孝謹。自家形。國郎中數馬。內史匍匐。緒無他腸。塞有陰德。刑名張歐。垂涕恤獄。敏行訥言。俱嗣芳躅。

黃震曰。石慶衛。皆所謂忠信之人。特未學耳。以之。為三老。助教化。厲薄俗。可也。宰相非其任矣。直不疑。出。入宮禁。殆。關官之廉。又非不疑。比若張歐。雖刑名。學而有仁心。其庶乎。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四

吳與凌稚隆輯  
溫陵李光縉增補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

索隱曰案下文字少卿陘音刑縣名屬中山

其先

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

索隱曰本燕人樂毅之後

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

公正義曰樂姓巨公名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

正義曰喜音許記反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

余有丁曰按此  
是七年高帝征  
信曰豨反史誤

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

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徐廣曰七年韓王

年代相陳豨反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

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

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

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醫指出血曰先人

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醫指出血曰先人

茅坤曰貫高不自立傳附張耳顧得立傳而田叔舒亦附之以見

王韋曰連用七長者文氣宛轉

黃震曰田叔既死漢趙王敖既仕漢趙王敖既景帝母其相安相魯能格其君之用叔蓋堅忍如萬石君才非長者而已

凌約言曰接孟舒為雲中守士臨城死敵此誠以隨者而田叔乃之即亦自賢耳

皆以孟舒魏尚皆以文守時皆以文守時皆以文守時

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索隱曰案謂死而虫出也戶外。公等奈何。言若是。母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弑上。會事發。覺。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舉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宜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母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

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不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

人言復故官  
其只一事云

按田叔案梁  
獄事及暴坐  
待魯王出獄  
之一節並黃老

邵實曰田叔之  
感魯王善矣當  
是時使王聞之  
自若也叔則奈  
何曰諫諫之不  
去叔蓋能之聽

禮射義圃下  
有蓋字堵下

百屠隆曰不受  
乃父之祠無媿  
以累之也

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一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母以梁事為上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答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曰：搏音博。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正義曰：王之財物所藏也。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

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母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都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曰：括地志云：魯相圃在兗州曲阜縣南三十里。禮記云：孔子射於魯相圃。觀者如堵，堵也。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索隱曰：上音步下反。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各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擊三河。正義曰：百官表云：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也。上東巡。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遺御史。分刺州，不常置也。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也。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

史記卷一百四十四 田叔列傳

凌約言曰田叔亦欲至人骨肉得之問而不可得董份曰既云下吏誅死又云發兵趙恒曰居是國必聞其政開叔居趙則政開於趙魯則政開於魯其忠於則相也義忠於所事而能救其過以成其主賢名尤可爲事主者法也仁以長者不掩其相善

之實而與其父并論之則非其罪可知而冤亦稍伸矣所以謂其吏也聞與論語解異

羽京兆尹是爲三輔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服虔云皆治長安城中也月餘上遷拜爲司直正義曰百官表云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三丞相舉中不法也數歲坐太子事正義曰謂左丞相自將兵時爲丞相也徐廣曰劉屈氂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三丞相舉中不法也誅死仁發兵長陵令丞相舉不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涇城今在中山國曰涇城縣名也○王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田叔長者重義輕生張王既雪漢中是榮孟舒見廢抗說相明案梁以禮相魯得情子仁坐事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榮陽人也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索隱曰將軍猶御車也留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索隱曰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也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蜀剗道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通梁州也接行谷有棧道也安以爲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邑小無豪易得高名也安留代人爲求盜亭父郭璞曰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爲亭父掌逐捕盜賊也後爲亭長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有亭亭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

按衆人舉任  
安以爲親民  
之吏

○詹惟修曰衛  
將軍德魏其武  
安故不與招士  
即任安田仁在  
門下不知也亦  
宜爲家奴二字  
不羞與騎同席  
富貴之移人豈  
獨衛將軍與平  
陽主哉

接而之古字  
通用

許相卿曰趙相  
刀筆吏耳然能  
知此兩人賢于此  
衛將軍遠矣此  
之也

曰無傷也。任小卿正義曰少卿安字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小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爲三老正義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正義曰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醫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正義曰衛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

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衛將軍家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劍。欲入奏之。會賢木未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

中  
人  
氣  
格  
宛  
在  
自

黃  
震  
曰  
按  
褚  
先  
生  
附  
載  
田  
仁  
不  
安  
事  
而  
趙  
問  
之  
見  
于  
一  
人  
皆  
立  
名  
頃  
兩  
夫  
衛  
青  
后  
天  
下  
徒  
以  
衣  
裝  
威  
家  
而  
以  
將  
百  
萬  
衆  
何  
哉

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移猶施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

秩六百石，員十三，按若今探訪按察六條也。以田仁爲丞相，長史。正義曰：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正義曰：謂石慶也。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汗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謀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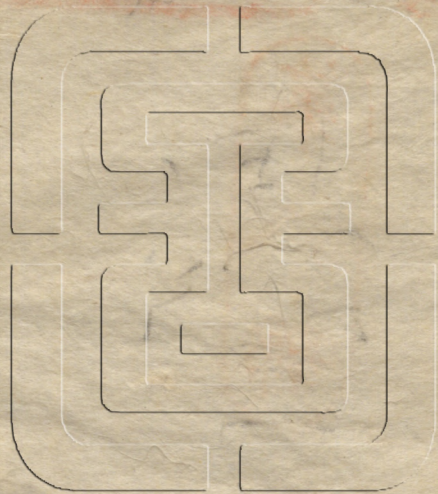
余有丁曰按此際二人亦難處

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之為御史大夫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邪也。索隱曰傳音發兵。不傳會太子也。不傳事何也。索隱曰傳音附。謂不附會也。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索隱曰鮮音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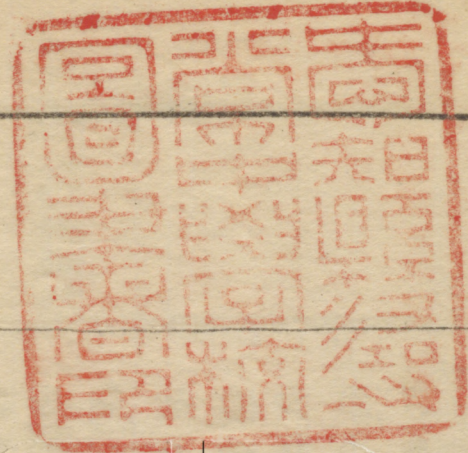
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眾。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明治廿年七月改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四終



